

藝學海報

何光先 著

人民日報出版社

艺 学 海 报

何光先 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报海学艺

何光先 著

*

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铁道部工程指挥部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印张13 $\frac{1}{2}$ 字数289千字

1984年11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40,000

书号: 7132·001 定价: 1.50元

序 言

商 恺

我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已经发展壮大起来。目前，新闻队伍的成分和结构，正经历着一个新旧交替的变化时期。老一代新闻工作者，将逐步退到二线三线，继续发挥余热；新一代——主要是大专院校新闻毕业生，在源源不断地涌来。新闻界出现了继往开来波澜壮阔的新局面。

新闻是密切联系形势和实际的一门科学，政治性和实践性很强。因此，要做一个合格的新闻工作者，既要有系统的专门的书本知识，又要有丰富的新闻实践经验；既要有很好的文字表达能力，又要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这是缺一不可的。

我国的新闻队伍，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其成员绝大部分是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城乡小知识分子。他们是参加革命以后，在党的培养下，在新闻实践中，经过艰苦努力，自学成才的。并有不少人成了当代的名记者。这说明只要勇于实践，在实践中努力学习，也是完全可以把自己锻炼成一个合格的新闻工作者的。

如果说，当年老一代的新闻工作者受着文化基础薄弱

的限制，在那艰苦的工作环境和困难的学习条件下，能够胜利地走过来；那么，今天新一代的新闻工作者，生长在人民科学文化水平普遍提高的社会主义建设时代，大都受过高等教育，学习过系统的专业理论，具有比较丰富的现代文化知识，比起前人来其主客观条件不知要优越多少倍，不是更应该阔步前进吗？所不足的只是缺乏新闻工作的实践和从实践中取得的经验。

经验有两种，一种是个人在实践中取得的直接经验，这是重要的，不可缺少的，是一切真知的源泉；但是对一个人来说，由于受着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这种直接经验终究是有限的，不够的，还必须努力吸取间接的经验，也就是千百万人的实践经验，这是大量的、丰富的、取之不尽的。一个聪明的新闻工作者，要想尽快地成熟起来，获得工作上的成就，不但要善于总结自己的直接经验，更要善于吸取别人的间接经验。

要想达到这一步，必须依靠全体新闻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对缺乏实践经验的年轻新闻工作者来说，一方面要深入到实际中去，深入到群众中去，艰苦地锻炼自己，在实践中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另一方面要虚心向老一代新闻工作者学习，把他们丰富的实践经验接过来，并在实践中继续发展下去。作为老一代的新闻工作者，则应当发扬诲人不倦的精神，要把自己的经验体会写出来，传开去，扶持新一代新闻工作者健康成长，这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广大新闻工作者的迫切要求。近几年来，新闻理论和新闻业务的论著以及新闻工作者的回忆录，纷纷问世，正是适应了这一要求；同时也使我们的新闻园地日趋繁荣兴

旺起来。何光先同志的《报海学艺》的出版，又为新闻学园地增添了一株鲜花，是值得高兴的事。

何光先同志原来只有高中文化程度。参军以后，由于爱好新闻写作，从报纸的通讯员、特约记者，最后成为专业新闻工作者。三十多年来，何光先同志随时随地都注意积累自己采访和写作的经验。他从不讳言自己的失败，而往往又从失败的教训中取得成功。书中不是单纯谈理论，而是有着丰富的实践内容；同时也不是仅有一堆实践的材料，而是加以一定的总结和提高，因此，读来颇有兴味。当然，从读者来说，各人的基础不同，具体要求不同，希望从这本书中得到的回答也不同，但是，热爱新闻事业、刻苦实践和勇于探索的精神，则是大家所共同需要的，而这正是这本书所反映出来的基本特征。因此，可以期望，这本书的出版，将会受到读者的欢迎；同时，也可以期望，将有更多的介绍新闻实践经验的新作继续问世。

一九八四年春节

目 录

引 子	(1)
第一章 被迫求师	(3)
第一位启蒙老师	(3)
向理论学习	(8)
多请教编辑	(12)
以报纸为师	(17)
实践是课堂	(21)
要有责任感	(26)
第二章 雾海探路	(30)
一个概念的获得：快！	(30)
“快，并不等于新”	(35)
“豆腐干”的风波	(39)
“观点加事例”不是好稿	(43)
头条新闻要有头等工作	(48)
“报纸不是光荣榜”	(53)
“比较出新闻”	(57)
黑板报的启示	(61)
“吃透”对象	(66)
生动性从哪里来？	(71)
见物与见人	(75)
经验与精神	(80)
解开通讯特写之谜	(84)

学点人物速写手法	(89)
艰难中的起点	(93)
第三章 深水涉步	(98)
“飞”宽眼界	(98)
不当“马后炮”	(103)
“跳出来”	(107)
“断其一指”	(111)
从“滴水穿石”想到的	(116)
“高下在心”	(121)
着眼于新	(125)
两张照片说明的问题	(130)
一次有意义的探讨	(135)
“红花需要绿叶衬”	(139)
“以一当十”	(144)
情见乎辞	(148)
第四章 编辑部学艺	(154)
三天“冷板凳”	(155)
编辑的“秘密”	(159)
一篇没有编完的稿子	(163)
责任在肩	(168)
要有大局	(172)
洞察下情	(177)
“在家靠朋友”	(181)
“徇私”云云	(186)
突出重点 兼顾一般	(190)
是编辑也是“读者”	(195)

重在精雕	(200)
一份“礼物”	(204)
第五章 探求读者	(210)
不能“剃头挑子一头热”	(211)
了解读者的需要	(214)
把自己摆在读者的地位	(219)
要有点理论色彩	(223)
“马后炮”复活的启示	(227)
共同兴趣的交叉点在哪儿?	(232)
从个性中求共性	(236)
这个“禁区”应突破	(241)
要有平等的态度	(246)
权威性根于哪里?	(251)
莫到“理浅词俗”时	(256)
第六章 求实求真	(260)
在“补充”材料的背后	(261)
在“他想”之中	(265)
在“集中”的时候	(269)
该相信谁的?	(274)
能“信手拈来”吗?	(279)
新闻不同于文学	(283)
“火候”在分寸上	(288)
轻信不得	(292)
多问几个“为什么”	(297)
要有“开顶风船”的精神	(301)
还是“飞鸽牌”好	(306)

关键在于转变思想	(310)
第七章 转变作风	(315)
两下灯连	(316)
抓住“闪光”的思想	(325)
关键在采访	(329)
把耳朵的“触角”伸长些	(334)
要“眼睛向下”	(338)
“打破沙锅问到底”	(343)
开动两腿	(348)
多想多分析	(352)
笔记与心记	(356)
调动“对象”的积极性	(361)
实行“全感”采访	(365)
事先要有准备	(370)
第八章 “特殊”教训	(376)
大比武报道带来的“麻烦”	(377)
思想革命化落实到哪里?	(381)
在运动高涨的日子里	(386)
“绝对权威”的风波	(391)
模式化的典型	(396)
词穷意尽的通讯	(400)
火上加油的消息	(405)
一篇没有写完的报道	(410)
尾 声	(415)
后 记	(421)

引 子

一个人的职业要受社会的支配，服从革命事业的需要，但路是自己走出来的。我小时立志保国，参加了人民解放军，没想到不久拿枪的手就换成了拿笔，渐渐走上了新闻工作的道路。这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笔比枪的重量轻多了，但它对我这个挂名高中肄业、实际只读了四年半正规“学堂”的“小鬼”来说，却分量重多了，艰难多了。我一直象学骑的新兵那样，爬上去，跌下来，再爬上去，再跌下来；我也一直象学水的游泳运动员那样，沉下去，浮上来，再沉下去，再浮上来……为驾驭新闻职业这匹“烈马”，为“报海”学艺付出了所有可以付出的时间，几乎耗去了整个青年时期饱满旺盛的精力。现在，我年近半百，仍在这个“报海”里继续游着，继续沉浮着。

学习，实践，再学习，再实践，这是一般“科班出身”的同志的求知之道；我却是实践，学习，再实践，再学习，走了一条这样“土生土长”的求识之路。从书本上来的知识，自然要顺利得多，系统得多；从实践中来的知识则要艰难得多，零碎得多，但却深刻得多，牢固得多，

各有利弊。这里重要的是，要有理想、决心和毅力。

路是漫长的，知识的海洋无边无际。路漫长，并不寂寞，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相扶而行，有党的阳光照亮前程；知识浩瀚，并不可畏，虚心自有师指点，勤奋则能“蛇吞象”。这里的敌人，是自满和骄傲。

目标，正前方，要朝着启明星跑去，就能越走越亮；道路，不都是直径，要曲线求捷，自会到达目的地。

白天是从黑夜转过来的，起点往往从朦胧状态开始
.....

第一章 被迫求师

做新闻工作是我没有想到的，写第一篇稿子就是“革命”文章，反复写了几次都失败了，后来靠着“老师”的指点才把它做出来。任务是领导上给的，稿子是在别人主动帮助下写成的，开始我完全处在被动的状态，被迫写稿，被迫求师。

一个革命者是不允许总是被动的，也不可能总是被动的，要服从组织分配，还有个自觉完成组织上交给的任务的问题。后来在实践中，我感到了组织上的关怀，战友们的期望，新闻工作的实际意义，才产生了一种责任感。这责任感使我由被动转向自觉。

第一位启蒙老师

新闻工作，在人们眼里是一个崇高的职业，同时，也是初学者望而生畏的事业。我崇敬它，但没有想过要实践它。

“小知识分子，该发挥你的作用啦！”有一天战友们同我半真半假地开玩笑，要我给广播站写稿。

那是一九五一年冬，我们部队执行毛主席“一定要把荆江修好”的指示，开赴长江中游江汉平原的荆江分洪工地修水库。到了一九五二年春，为了与洪水抢时间，分洪工程总指挥部要求必须在洪峰来到之前将拦河坝合拢。全工地几十万部队、民工日夜奋战，连睡觉的时间都一天天缩短了，以致同志们吃饭的时候端着饭碗就睡着了。只有一种情况例外：每当工地有线广播播出工地好人好事的时候，大家都把耳朵侧向大喇叭，再也不打盹了。指导员对我说：

“小鬼，看见了吗？你也抽点时间把我们司政连（我们是由师机关司令部和政治部干部组成的临时连队）的好人好事写写吧！”我对这个突如其来的“任务”，毫无思想准备，不敢应诺。同志们便七嘴八舌、半真半假地同我开玩笑，也催促我给广播站写稿。这真是赶着鸭子上架呀，我哪是这块料么！可另一方面，同志们那种不怕艰难困苦的精神，早就深深感动了我。当指导员再来催促我写稿时，我便硬着头皮答应下来了：好吧，我试试看。

我们的工棚搭在水洼地里，通铺床是用一捆捆芦苇草架起来的，时间长了，床变成了一个一个个凹窝窝，地下的水反潮上来，被子老是湿漉漉的。当我坐在自己床上的“窝窝里”，借着萤火般油灯的光亮，伴随着同志们的呼噜声，把稿写好发出去后，就天天侧耳听广播，盼望我的“大作”问世。

可是，写一篇送去不见音讯，再写一篇去还是不见音讯，一直到第四篇稿发出去以后的一天傍晚，我们正坐在

烂泥堆上吃晚饭，一位工地女广播员，通过指导员找到了我，第一句话就是：“何光先同志，你过来！我同你谈谈。”那股严肃劲儿，俨然象一位久经沙场的指挥员。其实，后来我得知，她是我们师文工队的一个舞蹈演员，部队南下时才从东北入伍的，年龄最多不过二十来岁。她把我叫到工棚里，把我写的几篇稿子一扬说：“你看你写的啥呀？尽是空话，看不到一个具体故事，一个具体情节，叫我们咋给你广播！”哎呀呀，真厉害！我心里老大的不高兴，冲着她说：“不行，你把稿还给我，这又不是我的分内事！”“稿是要还给你的。不过这是领导交给你的任务，也是你的责任，限你三天内改写好，还给我们送去！”说完，她把稿子往我手里一塞，两条小辫在脑后一甩一甩地走了。只有指导员站在旁边，咧着嘴直笑。

没法子呀，这是“任务”，又是什么“责任”，只好再熬夜了。当时，真有一点想不通，我一个教“ㄅ ㄆ ㄇ ㄏ”的小教员，目前也是一个出大力流大汗的体力劳动者，有什么“责任”来完成这样挨批的“任务”呢？但意见是意见，行动还得跟上去。第一篇稿改好送去后，我心想：这下该达到她的要求了。谁知第二天吃晚饭时她又来了。这次她没有上次那么厉害了，笑着拿出稿来说：“这次改得比上次有很大进步，不空了；不过，欠观点，只是一堆事例，而且事例太多了。”唉，写一篇稿子真难啊！一会说太空了，一会又说事例太多了，欠观点。“欠什么观点？”我没好气地说。“你别急啊。比如这第一段，你写了四、五件大家苦干的事，第二段你举了大家许多巧干的事，就应该把苦干和巧干的观点分别加到第一段与第二段中去，

最后再写苦干和巧干的结果，摆出工程进度提高了多少的事实来，这篇稿不就有了观点、有了纵深了吗？”嗨！看不出来，她说得还真有些道理，我的态度也有点变了，因为知道了自己写稿的毛病。“哪，多又多在哪里呢？”我开始带着求教的口吻问她。她说：“在你们连队里，同一类观点的材料很多，但写稿要选择那些最有代表性的、最突出的事例，不能知道多少写多少，有一两个就行了。”说完，她又把我领进了工棚，帮我在床上摆好木板，指点我把稿子改写完。当她带着稿子走时，已是月挂中空了。我怀着少年特有的单纯心情——钦佩、尊敬之情，送她到日见增高的拦河坝大堤边。她嫣然一笑说：“小鬼，别送啦，以后多写点稿来。”说完，一溜小跑，转眼就融合在如水的月色之中，只有她那两条发辫还在我眼中晃动……

第二天清晨，我还在洗脸，广播喇叭就响了，播送的第一篇就是我写的。连队热闹了，我的心也有点不平静了。别看那些年龄较大的首长，听了广播里表扬自己所在的连队，表扬自己，也是乐哈哈的，他们拍着我的肩膀说：“你也学会给我们做鼓动工作了啊！”指导员还说：

“个别谈心是做思想政治工作，开会、上政治课是做思想政治工作，你写稿表扬好人好事、批评坏人坏事也是做思想政治工作。做政治思想工作人人有责，这是我们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呵，原来是这么个道理，我脑子里对那位广播员同志所说的“责任”，有点懂了。

当另两篇稿件又播发了以后，我借送稿的机会去拜访那位女广播员，一见面她就笑眯眯地说：“怎么，不生我的气啦？是送稿来了吧！”我的脸红了，不好意思地说：

“感谢你来了，向你求教来了。”“哟！向我求教？哈哈哈……”她笑得那样开心。然后，她拉我坐在播音室唯一的一把木椅上，她自己依在广播桌边，又恢复了她严肃的劲儿，很认真地说：“我也是这半年来学的一点东西，还是我们广播站长指点的。我觉得写稿子象讲演差不多，首先得有个主题思想，有一个目的性；再就是在这个主题下面要阐述个什么道理，要有观点、有材料，要观点和材料一致，不能文不切题；说道理要一层一层来，象剥笋那样，越说越细越说越深，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选材料要典型，要有代表性，还要有细节，有血有肉，才能显得生动；文章不要拖泥带水，不要把话说绝，要留有余地，恰到好处就嘎然而止……”她说说着，好象想起了什么，两只大眼滴溜溜一转说：“对啦，你等等，我去找我们站长来给你说说。”等她转身回来时，白净的脸上带着一丝歉意：“真泄气，站长到工地去了。这样吧，等站长有时间了，我同他一块儿去找你。”

从那之后，我既没有见到广播站长，也再没有见到她。因为这不久，拦河坝合龙了，整个分洪工程竣工了，前后总共只有大约六、七个月的时间。在“七一”工程落成典礼那天，我还到大会主席台后的临时广播室去找过她，想再给她提个问题：她上次说的文章“恰到好处就嘎然而止”这句话，应该怎么理解？应该怎么掌握？可是她不在，她的同行们也回答不一，有的说她漂过洞庭湖为部队转移打前站去了，有的说她病了，她到湖对面的一个医院治病去了。后来我们部队整训北上，过江去抗美援朝，各有各的任务，也就把那个要提的问题忘却了，但她——